

# 沈培终于回来了，却吸起了大麻

5

职场风云



舒仪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走在现代化的写字楼里，随时能听到“lady first”，但女性的声音永远处于劣势。

和许许多多都市女性一样，谭斌是一个奋斗在格子间里的外企白领，美丽聪慧、独立干练，和男朋友有着稳定的感情，一场突如其来的人事变动，让她和原本很难碰到一起的销售总经理程睿敏真正有了交集。对谭斌来说，程睿敏亦师亦友，更有着她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她所面临的不仅是来自办公室的斗争与倾轧，还有感情上的艰难抉择。

【上期回顾】

沈培在电话里告诉谭斌，等着自己回来，他愿意结婚，但他却离奇失踪了。

直到离开沈家，谭斌才感觉到痛，恍惚中开车出门，眼前青蝇乱飞，车便撞到了前一辆车上。

再睁开眼时，谭斌惊讶地发现程睿敏站在病房的床前。耐心等待谭斌把悲伤发泄干净，逐渐安静，程睿敏对她说：“人最怕的，是生老病死，可每个人都避不开逃不过，你总要学着面对。”谭斌渐渐安静下来。

程睿敏先离开了。走出门诊大楼，余永麟在外面等他。“给了事主几千块，私了了。”“谢谢你啊，你不上班就麻烦你。”“见外不是，朋友就是用来坑的，此时不坑何时坑？”说完，递来一瓶矿泉水。程睿敏接水时，身子晃了两下。“怎么了？”“给那个事主打了两下，还好。”“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没事。”

谭斌后来还是知道了程睿敏帮她挨打的事儿，心里很是过意不去，专程去他家里看望。结果，晚上下起瓢泼大雨，程睿敏挽留了很久，谭斌都不肯留下。“你是不信任我吗？”

“是我不能信任自己！”谭斌想想，再坚持下去反倒没趣，于是就留下了。第二天早晨醒来，程睿敏已经上班去了。

这些天每天上下班，谭斌外表看不出任何异样，可实际上她夜夜失眠。药物控制下的梦境支离破碎，只记得每次都会有沈培浑身是血向她呼救的场景。这天晚上十点左右，谭斌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手机信号非常不好，时断时续，只听到一个人在不停地喊话，却听不懂一个字。谭斌耐着性子问：“你是谁？能说普通话吗？”那边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就挂了电话。谭斌摇头，把手机扔到一边，接着写邮件。忽然不知心里哪根弦触动了一下，从手机里调

出刚才的号码，网上查询的结果：卡号归属地，甘肃甘南，神州行卡。

谭斌手指冰凉，她拨回去，却没有人接。再拨几次，对方关机了。谭斌一时间紧张得浑身哆嗦。她拨通了上回甘肃省公安厅两个警察留下的联系方式。那个老警察抄下了手机号码，告诉谭斌保持手机和其他通讯方式二十四小时畅通，对方很可能再打回来。谭斌回答：“可是他们说话我听不懂，怎么办？”“我们马上申请监听和翻译，你听着，再有类似的电话，用普通话缓慢地告诉他们留下联系方式，很快就会有人和他们联系。”

上午十点的时候，兰州警方终于传来消息，谭斌提供的号码，果然是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神州行号段，持卡人位于碌曲阿不去乎附近。老警察告诉谭斌，从后天开始，她的手机和座机、沈培父母的电话，都将被公安局监听。谭斌索性申请了几天年假，专心等消息。

警方的行动很迅速，很快就找到了机主。但通讯结果让人大失所望。机主只是阿不去乎附近一户普通牧民，而那张神州行卡是他的一项副业，作为流动的公用电话。据机主回忆，有天晚上确实有一个男人找来，打了一个电话就匆匆离开了。但第二天一早，这个男人就带着家眷、牛羊群离开了。警察拿出毒贩的照片，机主说不认识；拿出沈培的照片，他仍然摇头。谭斌刚刚燃起的希望又被浇灭了。

后来的几天，在谭斌的记忆里拥挤而混乱。她不大的两居室里，又挤进来三个人，两个负责监听的便衣警察、一个负责翻译的藏族学生。好在这一次，并没有让人等得太久。清晨六点手机响起，0941，甘南地区

的长途区号。谭斌手指哆嗦着按下接听键，依然是她听不懂的方言，但分明夹杂着一个熟悉的名字，“沈培、沈培”。谭斌求援的目光投向那个藏族学生。他上前，用藏语对话几句之后问：“斌斌是谁？”谭斌的心脏剧烈狂跳：“是我！”“有人要和斌斌说话。”谭斌扑过去：“小培，是你吗？我是斌斌……喂，你说话呀……”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声音终于传了过来，微弱嘶哑：“斌斌……”谭斌泪如泉涌：“是我，小培你在哪儿？”“斌斌……”电话里又没了声音，一片沉寂。“快回话！”一个警察焦急地催那个藏族学生开口。谭斌呆在那里，半天反应不过来。警察告诉她，“沈培只是受了伤，已经没事了。”

翌日傍晚，就从兰州传来消息，在玛曲附近，终于找到了沈培。事情的经过很快明晰。原来当时打电话的牧民按照传统习惯，举家南迁，在草丛中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沈培。见他还有一口气在，便带上他继续迁移。沈培一路上高烧不退，偶尔有清醒的时候，可双方语言不通。直到碌曲县，遇到一个略通汉语的藏民，神志模糊的沈培一直念着一个人的名字，在藏民的追问下吐出一个模糊的电话号码，这就是谭斌接到电话的由来。

警察找到沈培，送进医院的时候，他已无大碍。医院的检查结果，证实沈培曾受过严重伤害，幸运的是均系外伤，且愈合趋势良好。两天后，谭斌和沈培的父母一起，在首都机场等着兰州至北京的航班。乍见到沈培的那一刻，谭斌几乎没有认出来。沈培头发剃得精光，脑袋上用纱布裹得严严实实像木乃伊。沈培望向谭斌的方向，眼神渴望而期待。谭斌上前抱着他，沈培把脸埋在她

的胸前，轻轻叫“斌斌……”

沈培人是回来了，但回来的似乎只是一具躯壳，他的灵魂，像是丢在了桑科草原。谭斌满心痛苦和疑虑，她完全无法想象沈培曾经经历过什么。婚前不同居的誓言被彻底打破，谭斌收拾东西搬进沈培的住处。

回到家后，沈培的情绪略微稳定，很少再提起车祸的事，他喜欢一个人待在画室里，对着窗外的湖面，一坐就是一天。好在国庆节到来了，谭斌有七天的时间可以好好陪伴沈培。这天，她回到家，发现沈母来了。沈母解开一个纸袋，拿到谭斌面前：大麻！谭斌张大嘴，有片刻失去思考能力。“上午有朋友来看他，下午就发现了这东西。”谭斌跳起来，冲进画室。

谭斌蹲在沈培身边，低声说：“别再碰那些东西了。”沈培不敢与她目光接触，别过脸，小声说：“对不起。”“我不想听对不起，你跟我说，再也不会碰它。”沈培垂下眼睛，不出声。谭斌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你这是为什么？你这么作践自己，是在折磨谁你知道吗？你爸妈，我，谁心疼你你在伤害谁……”但谭斌的劝说显然没起作用，她又一次发现沈培在吸大麻，她愤怒极了，上去质问沈培。沈培神志不清中，推了谭斌一把，背后很快就淤青了。

谭斌愤怒地走出家门，去了常去的酒吧，在这里她遇见了程睿敏。程睿敏把烂醉如泥的谭斌送回家。忧伤的谭斌抱住程睿敏，希望他别走。程睿敏的心狂跳不已。他看着她，有点狼狈地单手撑住墙，大口调整着呼吸：“对不起，别用这种方式发泄，事后你一定会后悔的。”程睿敏声音非常温柔，“我也会后悔。”

# 特使带着宋美龄的亲笔信来到西安

11

历史纪实



杨瀚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友情提供

【内容简介】

关于西安事变，至今仍有诸多未澄清的问题：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起了多大作用？是什么角色？蒋介石为什么不杀他而不杀少帅张学良？

杨虎城将军之孙杨瀚先生费时多年，在收集整理解密档案和大量当事人私人文件的基础上完成此书，讲述了杨虎城将军为了促进团结抗日、实现民主，首倡“兵谏”捉蒋而因此丧失军队、惨遭杀戮的悲壮人生，披露了西安事变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上期回顾】

蒋介石不和张学良讲话，要见杨虎城。17日，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

为改变当时西安被封锁被孤立的不利局面，张学良、杨虎城通过广播电台对外发表了多次讲话，阐明事变真相与目的，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1936年12月14日，张学良在电台先发表了广播讲话，接着12月15日，杨虎城发表广播讲话。为了加强宣传的广度和力度，他们还邀请了当时在西安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和英国记者贝特朗等国际友人参加，用外语进行广播。贝特朗后来写道：“……但XGOB电台（当时西安的广播电台）正面对着一个敌对的世界。我的朋友张君是无线电台的主要负责人，他的雄心很大，要用法语、德语、俄语等语言广播消息，每晚再用英语广播。西安无线电台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国际电台，但结果不能实现原先的计划。南京电台、汉口电台或其他更有力的电台故意干扰电波，使有名的西安电台广播十之八九都听不清楚。”

张、杨还说服被扣的特务头子曾扩情在电台发表了一番表示理解张、杨行动，希望南京方面进行协商的广播讲话。曾也因此得罪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后被蒋关押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12月14日下午，宋美龄的特使端纳带着宋给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亲笔信来到了西安。宋美龄致张学良的信是：

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兄勋鉴：昨在沪上，惊悉西安兵变，即晚来京，接奉文电，深以为慰。吾兄肝胆照人，素所深佩，与介兄共历艰危，谊同手足……

昨日之事，吾兄及所部将领，或激于一时之情感，别具苦衷，不妨与

介兄开诚协商，彼此相爱既深，当可无话不说。否则另生枝节，引起中外疑惧，不免为仇者所快，亲自所痛，想吾兄亦必计及于此……

给蒋介石的信大意是：

你的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很好地对部下说明，你也不能虚心听部下的意见，这种情况我很担心。因此，你每次出外，我常陪你一起。这次因航空协会在上海开会，我不能不去参加，没有同你一起去西安，不料就在这次出了事情。

东北军官兵是亡国亡家的人，他们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很好地安慰，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这次的事情。

我托端纳先生冒险去看你，望你为国家民族保重身体。可能和必要的时候我愿亲去西安。

信的最后有这样一句：南京的情况是戏中有戏。

这封信当时先被张学良看过并由秘书抄录后仍还给了端纳，后由端纳交给蒋介石。遗憾的是这封令蒋介石转变态度的信的抄件在后来也遗失了。

现在在台湾“国史馆”中保存着一封“西安事变期间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信”。这封信的内容与文风，完全与当时宋美龄的心境和习惯违背。应该是蒋介石事后安排重写的。当晚，端纳由张学良陪同去见蒋介石，由张学良担任翻译。端纳递上宋美龄给蒋的信件，蒋看完信后当着他们的面哭泣起来。

这可能是被蒋夫人温馨的劝慰和亲情所打动，也可能被“南京的情况是戏中有戏”所刺激，更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吧。蒋介石看了宋美龄

的亲笔信，又听了端纳代表不同利益集团、外国势力的一番劝说，态度有所变化。

12月15日，端纳乘飞机离开西安去洛阳，准备第二天一早飞南京向宋美龄汇报，不料天气条件太差不能起飞，只好在洛阳用电话向宋美龄详细报告了在西安会晤张、蒋的经过，并强调了西安方面的善意及和平解决事变的愿望。宋美龄听了端纳的报告“惊喜欲狂”。

12月16日端纳飞返西安，向张、杨讲了宋希望通过蒋来制止“军事长官”即将发动进攻的意图。张、杨同意了这一意见。

端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第二次见到了蒋介石，向蒋转述了宋美龄的意见，请蒋下手令停战。蒋介石表示可以考虑，第二天就给何应钦写了一封关于暂时停战的信。

这就是蒋介石政治上的高明之处：他个人虽丧失了人身自由，但却不轻易就范；运用固有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失时机地努力恢复失去的权力。他一方面以西安的张、杨作为制约南京“戏中有戏”的一张牌，下达了停战令，同时又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的进攻作为压迫张、杨，保证自己安全的一张王牌，而且停战令只限三天。当时张学良认为三天太短，但蒋坚持不肯让步，在蒋百里的建议下由被扣的大员蒋鼎文亲自送信去南京。

12月17日中午，蒋鼎文带着蒋介石分致何应钦、宋美龄的信件，乘飞机离开西安，当晚宿洛阳，18日上午抵南京。蒋介石的停战令在南京产生了效果，对西安的轰炸暂时停了下来。但何应钦并未罢休，他扬言：“如果叛逆以此缓兵，不送委员

长回南京，则本人自当严厉执行原订计划，彻底扫荡。”内战仍有爆发的危险。

为了营救蒋介石，宋子文以私人身份于12月20日飞抵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亲自到机场迎接。宋子文在张的陪同下见到了蒋介石，并获准单独与蒋谈话。在西安期间，宋子文曾两次单独见蒋，向蒋递交了宋美龄、孔祥熙给蒋的信，报告了南京方面的情况。宋子文在日记中披露：“我单独拜见委员长。他甚为感动，失声大泣。我对其安慰，告诉他，彼并未蒙羞，相反，整个世界均在关心他，同情他。”

宋子文在西安没有久留，21日又匆忙飞返南京。在飞机上，他把蒋介石让他带回南京的手令拿出来一看，上面竟是“主张继续用武力威胁”。宋子文看后很气愤，将手令撕碎，一边撕一边说：“我们当做他（指蒋）是病人。”说着就把纸屑从飞机上抛了下去。

见过蒋介石后，宋子文了解到蒋的矛盾心态：既怕死，又好面子；想与张、杨谈判妥协，又不愿直接出面；想用武力来压西安放他，又怕急了危及自己的性命。

同时宋子文也了解到，张、杨和中共都希望通过谈判来处理西安事变。这增强了宋子文制止内战、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信心，于是才有了敢把手令撕毁的举动。

宋子文回到南京即向宋美龄、孔祥熙报告了西安的情况，这坚定了宋美龄为首的主和派尽快与西安方面谈判的决心。在宋子文回南京的第二天，宋氏兄妹力排非议，率领端纳、蒋鼎文、戴笠、郭增楷等飞往西安，准备与西安方面进行谈判。